



Xing Zhe,
XING ZHE 庞芳 著

行着，醒者

作家出版社



Xing Zhe,
XING ZHE

庞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行者，醒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着，醒者/庞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7. 12

(中国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63 - 4153 - 0

I. 行… II. 庞…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3639 号

行着，醒者

作者：庞 芳

责任编辑：王 征

装帧设计：通感工作室

出版：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E - 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成品尺寸：850 × 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00 千

印数：001 - 2000 册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53 - 0

定价：2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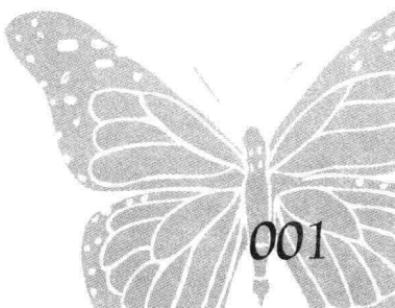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行游天下

- | | |
|-----|-----------------|
| 001 | 这个秋天，在欧洲 |
| 004 | 落日，在伊斯坦布尔 |
| 014 | 当时只道是寻常 |
| 019 | 雅典：不灭的神话 |
| 030 | 布拉格·秋·树 |
| 035 | 布达佩斯之恋 |
| 041 | 咀嚼感动，在波兰 |
| 046 | 贝尔格莱德：十字路口的白色之城 |
| 055 | 我在欧洲的第一个圣诞节 |
| 061 | 梦里水乡 |
| 065 | 漆园之忧 |
| 072 | 乌镇悲秋 |
| 079 | 流淌 |
| 085 | 世外黄姚 |
| 091 | 在路上之出门上路 |



随意人生

- | | |
|-----|----------|
| 096 | 18代的守候 |
| 100 | 大难和后福 |
| 103 | 精神的胜利 |
| 107 | 缺失的年代 |
| 110 | 规则之累 |
| 114 | 别人的公德 |
| 117 | 功利的边沁 |
| 120 | 大家风范 |
| 124 | 还“礼”清白 |
| 127 | 孟子与朱元璋 |
| 131 | 呐喊 |
| 136 | 奴入骨髓 |
| 139 | 娜木钟的悲剧意义 |
| 143 | 窃听和变声 |
| 146 | 狭隘的坚持 |
| 149 | 加油 |
| 153 | 让座 |
| 156 | 西医·中医·庸医 |
| 159 | 敲蛋的权利 |
| 162 | 飞天和竹黄 |
| 166 | 按手印和压指模 |

169	如此邻居
173	《手机》的三“yi”之果
176	为“资源紧张”摘帽
179	我是平民
182	恨自己的勇气
185	茄子和鸡
189	父亲的原则
192	单身火锅
195	耳机时代
198	火候
200	深信不疑
204	上天的赐予
207	老太
210	腊肉和过年
214	剥落
216	念“真”
218	钱这东西
222	澎湖湾·酸菜鱼
226	限量发售
228	身如琉璃
231	我和我的“上官燕”
234	我看到了鱼
236	高手不多
239	失去
241	骨折

目

录

243	快乐不是陌生人
245	春天花会开
250	一步之遥
252	有关摩卡
255	伴
257	白狐
260	雨季会再来
262	不曾相忘
265	没有理由不珍惜
268	粗茶淡饭



这个秋天， 在欧洲

这个秋天，在欧洲。

这是我将要渡过的第一个不在国内的秋天，也是最有时间、最有心情看着满天落英一点一点纷飞到来的一个秋天。

由于身在欧洲靠北的城市，所以，这个秋天也来得比以前任何一个都早些，让措手不及的我在八月份最后一个日子就体会到了“一层秋雨一层寒”的阵阵秋风和凉意。

我知道，淅淅沥沥的秋雨中，独自徘徊在异国他乡的街头，看着匆匆擦肩而过的一张张陌生面孔，定会倍受思乡之痛。我需要这种情愫的渲染，好让那积压已久的心绪得以酣畅淋漓地释放。于是，择一个清晨，没撑伞，只稍稍裹紧了外套，便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蒙



秋雨中的老城和人们



蒙飘雨中。

沿着欧洲典型的老街，顶着寥寥无几撑着伞缩着脖子疾步快走的他乡人怪异注目，我昂首漫步。不知道前方的路通向何处，只这么走着，出门前存余的那丝暖意渐渐消散在越来越浓的秋凉中。寒风来袭，

欧洲秋天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似乎这般便能将那份清冷拒之体外。其实，已到该冷的时候了，能做的便是坦然经受，否则又怎能心下感恩家的温暖、感知春的和煦呢？

终于站在了十字路口。环顾左右，不知该何去何从；抬头仰望，瑟瑟秋雨迷蒙了双眼，泪水也和着那份凄清顺势而下，一发而不可遏制。雨和泪的纠缠，冷与热的交融，慢慢地将伤感和痛楚平息下来。这就是秋，我深陷的秋，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秋中，我才能肆无忌惮地宣泄内心深处尘封的寂寞和感伤，还有一丝丝斩不断的几近自虐的绝望。这是一种无法与人分享甚至意会的莫名感觉，更无法于平时便轻易将其露显，只能借助这般未曾遭遇过的秋才能体验如此释放的畅快。

秋的变化总是快得出乎意料之外。秋雨未止，秋泪未停，秋阳已开始普照。一阵秋风乍起，卷起秋叶漫天，略带些寒意的阳光透过轻舞飞扬的片片金黄若有若无地施舍着它所赋予生灵的那份希望。冬天快要来临了，可我们憧憬的，是下一个春

天！

就着这缕缕摇曳的阳光，伴着那泪水宣泄后的畅快，我徜徉在被绵绵细雨润湿的街道上。塞上耳机，全身心沉浸在再为熟悉不过的首首老旋律中，眼前闪现的是帧帧已然过去的种种影像，无论开心的、忧伤的、幸福的还是痛苦的，如配乐诗般交替回放。原本已宣泄而空的躯体，渐渐被一种暖暖的感觉充盈。原来自己还有如此之多的珍藏，还有如此之盛的回忆，还有如此之丰的过往，平日里却被封存于角落，以生存和忙碌为借口，任凭麻木肆虐侵嗜，来不及细细品味和体会。这么走着，走着，没有思考，全为自然的触感，一步一步，恍如隔世……

走得累了，便找个路边随处可见的椅子，在他乡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静静地看人来人往、风起云动、树摇叶舞，一切淡若止水。人这一生，惟有内心拥有宁静和平和，方能时时看透自己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不过如此，从而才不会错过一路走来的景致。

于是，这个秋天，在欧洲。

少了达夫前辈对故都的秋的那种骨子里抑制不住的留恋，单为这故都的秋，他可以从杭州赶上青岛再赶上北平；为能留住这秋味，他更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我没达夫前辈那么感性和诗意，更没达夫前辈那么细腻和纯粹，我只在这异乡，享受着同样能把情绪拧出水来再一点一点晾干的悲切切的秋，当然，同时也多了份别样，别样的惬意，别样的安宁，别样的透彻，别样的清冷，还有一种别样的温暖提醒着我要懂得珍惜，并好好去珍惜，不等将来，只从现在。

落日，在伊斯坦布尔

没想到，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落日，居然不是在曾经生活了好几年的国内海滨城市，而是万里之外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说来惭愧得紧，地理没学好的我一直认为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的首都，因为这个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伊斯坦布尔、借一座博斯普鲁斯大桥横跨欧亚大陆、地理位置重要无比、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人口众多、环境嘈杂的城市，怎么瞧着



伊斯坦布尔的街景

怎么都像是国家首府的主儿。

伊斯坦布尔，延续了三千多年、身份复杂、曾被誉为世界文明之都的土耳其最大城

市，始建于公元前 668 年，原为古希腊的城邦国——拜占庭，后来经过战争和重建，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于公元 330 年更名君士坦丁堡，别称新罗马；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该城以后，才改称伊斯坦布尔，并从那时起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直到国父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且于 1923 年迁都安卡拉。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伊斯坦布尔仍然是土耳其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

于是，我这才明白为何我每次看到“拜占庭”三个字都会同时想起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确实被那个叫“历史”的老家伙使用纠缠不清的手法捆绑在一起分开不得；我也才明白为何我每次站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就会有种在雅典的恍惚，两种场景的确相似到足以混淆视听。这又叫它们怎能不纠缠几千年、相似几千年呢？

几千年来，它们不断地在互相占领、互相统治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希腊文化对土耳其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且不说伊斯坦布尔自诞生起不过就是人家古希腊的一个城邦而已，自然死死陷在希腊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即便到了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时代，其主宰文化依然是耀眼的希腊文化，希腊语成为官方用语，是教会、文学和商业的共同语言，并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慢慢将希腊文化的影响力辐射至全国，就连公元 1054 年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廷决裂后，也变身为希腊东正教。当然四百年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取代大势已去的东罗马，伊斯兰教也理所当然挤走东正教、稳坐头把交椅；不仅如此，之前五十七年，奥斯曼土耳其早已将希腊沦为了自己的殖民地，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被纳入帝国庞大的版图，伊斯兰文化也长驱直入，对希腊开始了文化的反渗透，长达四百二十三年之久。

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同样让我感受不到欧洲城市的气息。在这两个相似的城市里，看不到尖尖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看不到以典型的教堂为中心的广场，感受不到一份宁静的温和与秩序，以及漫而不散的悠闲和惬意。目之所及的是，拥挤无序的交通，横冲直撞的摩托，喧嚣吵闹的街道，略显躁动的人群，满大街的烤肉和肉卷，它们带给我的更多是所熟悉的亚洲城市味道。有个老希腊曾告诉我，希腊人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中国人勤劳吃苦的精神在他们身上没怎么体现出来，但是劣根性可一样不少。我没和希腊人打过交道，对此无权评论，只是听说了这些后，还是有些许的悲凉油然而升，这是怎样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呀！对于土耳其人，我心里则有着道不明的滋味，或许一种隐隐的不安全感吧，因为在98%的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坦布尔，特别是处于世界各地有穆斯林的地方都间断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当口，这让我瞅着谁都像是人肉炸弹，随时可以在拥挤的大街上引爆一样。

有人说，他能从每天五次回旋在上空提醒人们作礼拜的唤拜声中（虽然不懂唤拜的是什么，但我猜应该是穆斯林们每日必念的“清真言”吧，大意为“我作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听出满满的肃穆和虔诚，我却不敢苟同。在我听来，总觉得这番呼唤像是在号召人们心甘情愿去制造自杀性爆炸，给侵犯或试图侵犯伊斯兰国家的敌人以血的教训，虽然你们有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但是我们有不畏牺牲自己为真主而战的忠诚勇士。然而，单凭这看上去似乎“至高无上”的借口，便能任意伤及无辜么？

七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成为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Islam）意



为“顺从”、“和平”，指顺从和信仰宇宙独一的最高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以求得两世的和平与安宁。真主说：“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此外，伊斯兰教还信仰“前定”，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安拉预先安排好的，任何人都不能变更，惟有顺从和忍耐才符合真主的意愿。可是，我实在是无从看出那些人肉炸弹是如何体现“顺从”、“和平”和“忍耐”，以及如何像真主善待自己一样去善待他人的！

即便心存尊重，但仍有挥之不去的抵触情绪，到底，蓝色清真寺还是要去的。它最特别之处在于那六个高高伫立的宣礼塔（一般的清真寺只有四个宣礼塔），除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外，它就是世界上独二无三的另一个了。建成于 1616 年的蓝色清真寺，又名苏丹阿赫梅特清真寺，“蓝色”得名于它的四周墙壁镶嵌着两万多块蓝色花瓷砖。我入乡随俗地脱了鞋进入礼拜堂，瞬时便被臭味夹杂着汗味以及其他难闻之气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彻底打败了，强忍住呕吐的欲望，转了一圈，逃也似地奔将出来，连堂内站在外围的游客和趴在内围作礼拜的穆斯林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和阿拉伯文字都被熏得模糊起来，所幸，我

的兴趣不在于此，也就不觉得遗憾了。

礼拜堂外面的楼梯下，有一排小水池。我原以为是供信徒做完礼拜后洗手、洗脚用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为礼拜前做小净准备的。伊斯兰教有规定的五项基本功课：念（乃五功之首，以虔信态度每天念诵如上所述的“清真言”，又称“作证词”）、礼（是礼拜，每天必须五次面向麦加克尔白方向诵经、祈祷、跪拜，五次分别为晨、晌、晡、昏和宵。每周末要到清真寺进行集体礼拜，而且每年还有两次会礼）、斋（指斋戒，在斋月期间，伊斯兰教历每年九月，每天从破晓至日落禁绝一切饮食和房事）、课（即天课，在资财达到一定数量时，每年按规定的税率纳课一次）、朝（指朝觐或朝圣，凡有条件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至少朝觐麦加圣地一次。如条件不许可，可以暂不去朝觐、或雇请别人代为朝觐）。其中的礼，还是涤身消罪的一种方式，所以每天拜前必须做小净，用清水清洗手、口、鼻、脸、肘、脚等部位，在没有水或身体有病不能接触水的情况下可以土代水，称为“土净”或“代净”。难怪蓝清寺的小水池，总是人来人往。

出了蓝色清真寺，正对面的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存的圣索非亚大教堂，近一千五百年前拜占庭时期的宗教建筑，待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其改为清真寺，目前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博物馆了。可惜，此次因闭馆我无缘瞻观，只能留待以



蓝清寺内
供小净用
的水池



圣索非亚
大教堂

后时日了。

沿着市内的欧洲旧城区漫无目的闲散走着。行至一个不甚起眼的门口，抬眼一瞧，原来是个洗澡的地儿，即著名的土耳其浴了。我猛然间想起，在这个地点出现的土耳其浴场，八九不离十就是那个有四百年历史的最古老最有名的浴场，成龙那部《特务迷城》中浴室的戏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不过，一想到土耳其浴，脑海中即刻浮现的却是在澡池里唱着“鸳鸯茶、鸳鸯茶”为暗号进行接头的可爱法国老头儿路易·德·菲奈斯，他把《虎口脱险》那个指挥家演绎得令人捧腹不已。如今的土耳其浴对土耳其人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洗澡的地方了，它还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有时连婚姻大事也在浴池里决定。现在好像中国浴也在逐渐向土耳其浴的多功能转变，集洗澡、餐饮、娱乐、休闲、社交甚至商务于一身，只要看看国内城市遍

地大大小小的洗浴场所便不难明了。

土耳其浴并未阻挡我的脚步，我继续着我的游荡。各代各帝国时期遗留下的石砌古堡、城垣、塔楼在旧城内随处可见。还有一样东西，就像在泰国的街头随处可见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的肖像一样，紧紧贴在伊斯坦布尔不少朝外的玻璃窗上。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瘦削的男人就是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个不到六十岁就英年早逝的军人，在其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中，大败协约国和希腊军队，赢得了独立战争的最终胜利，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此外，另一项功绩却让凯末尔毁誉参半，那就是把原始民族文字改成拉丁文字。有不少人认为凯末尔摒弃和损伤了旧有文化，但对于无时无刻不忘向欧盟靠拢、试将自己完全西化的土耳其来说，这简直是未卜先知的神来

之笔，如果连文字都无法与欧洲世界接轨，又何谈联合与融入？

虽然土耳其一直把自己看成欧洲国家，但是这条西化之路绝非坦途。早在 1963 年，土耳其就与欧共体签署了联系国协议，希望成为其中一员，并于 1987 年申请入盟，但直到 1999 年才获得候选国资格，而加入欧盟的谈判却在四十二年后的 2005 年才正



蓝清寺内的穆斯林